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三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科舉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曰如他經尚是就

那文義上

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求言外之意說得

不是模樣其謂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

介甫索性廢了較強文公又笑曰嘗有一人作

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鄉舉里選却說要

須歇三十年科舉後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

行得說得來也是

文公因說舉業笑曰某年少時只做得十五六篇

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解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時文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都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或問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作時文又有穿鑿之患不審當如何文公曰略用體式而槩括以至理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乎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學者以書謁文公有棄科舉之說文公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

公生事如何曰粗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刑法

或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近重如不甚輕役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勅較重律是從古來底勅乃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勅之所無方且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而今白面編管自唐五代方是黥面决脊如折杖却是自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

問律起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那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造如宋苕公所謂應從而違

堪供而缺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如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辭便如而今之款引某罪引某法為斷後本朝便多是用唐法

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古之言古不贖刑其甚疑之後來方省贖刑不徒

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是神宗朝定法令時綱領也本朝止有編敕後來命羣臣脩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敕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

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敕脩書者要當知此蓋神宗天資絕人觀此數語極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其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於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某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敕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式令在前敕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之意令但欲尊敕字以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

當時本旨

處變權變附

蔡季通被罪臺評及文公文公飭罷起樓下西序
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葉賀孫遂歸精舍告諸友
輔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
虞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至樓下文公坐
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
聞蔡文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
罪因與萬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
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
文公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

文公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
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
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後聞
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文公也一
日文公往清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與過靖
安文公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
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洒然
少待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文公間行列坐寺前
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
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爲也文公曰周禮一

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何文公曰孔子恐顏淵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有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他曰聖人何為見之曰須應不許但不繼則見

之不妨

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儀刑

文公每徒行報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出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

文公有疾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

文公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

諸生夜聽講還不送或有客則降階送之文公於
客退必立視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
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商或有以他事稟者
不領之或前客繞發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
議亦令少待

文公對客語及本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文公有疾不出令諸生入臥內相見云某病此番
甚重向時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
可自努力全靠某不得

黃直勸文公且謝賓客數日以養疾文公曰天
生箇人便須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

氏爲我方得某又却不會去學得這般學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文公曰公常縮
着一隻手是如何似不是舉止模樣

衣服當適於體康節向溫公說某今日當着今時
之服亦未是

文公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
必上拜之

文公病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
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起覺似宴安
醜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
了却覺心下鬆爽

或人勸文公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文公答之曰但
不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說話須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是非孔
子曰聽其言也厲

某尋常裏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循循說道理
底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
自家曉得却見說得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
曰某尋常最得此力

每常令兒子門作事只是說大綱與他以為那小
小處置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不滿意處
未有不由那些子不要處處處

文公令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文公曰可拂斂了
我不要入恁地因謂諸生曰此便是燒火之不
敬所以聖人教小兒洒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
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
他家長上老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
便不同

戒嚴附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目下蹉過了合做底親切工
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不可倚靠師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
以得之又曰不可等待又曰須是有頭有尾成

箇物事不可涉其波流却休又曰學者須耐煩耐辛苦

允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

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公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甚則爭奪而至怨仇

文公謂葉賀孫曰也只是莫巧公鄉間有時文之習易得巧

文公病諸生功夫悠悠曰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着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學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

是寫字底道理又如唐賈島學作詩只恐推敲兩字在驢上坐只把手作推敲勢太守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亦極是精高吾人學問是小事小事却今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做得緊要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文公因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嘗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租見居三衢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

曰復招飯意勤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
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
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
典鄉郡文公因嗟歎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
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
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弊也或言有為鄉邑者
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昵後來遇事
入手頗有掣肘處文公曰為邑長此等事當有
限節若脫略繩墨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
事可為法也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

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
日是這箇人明日亦是這箇人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文公文
公笑而不答良久曰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
義多者為之

文公因問諸生庚甲既而曰歲月易得後生不覺
老了

文公曰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無
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
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多讀了書今人卒
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着力方

得其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欲朋友勉力學問而已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爲重

文公曰某老矣無氣力得說因病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辨了諸公勉之

文公曰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所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

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
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
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再來相見只是如
此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進得不多

財猶贖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文公責之李敬子曰僧家言常
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身直亦不昏困才
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文公曰固是道家修養
亦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
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

禪一自偶業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
脊梁骨小南憤然自此終身不靠坐又舉徐處
仁大宰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穿乘
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
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
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瞌睡徐厲聲曰某在
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未論
某是甚官只論鄉曲亦是公文人行安得如此
叫客將取秦兵曹坐倚子來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陳才卿因說九容
次早見文公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

一邊文公曰夜來說手容恭公却如此才卿
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文公笑曰為己之學有
忘耶向徐節孝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
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
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方得

出處

問孟子未見諸侯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且如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孟子本待要去見他
才見來喚召便稱疾不肯往蓋孟子以賓師自
處不可召之也故曰古者不為臣不見又曰欲

或有諫焉則就之又曰迫斯可以見矣皆此意也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
一須稍加凌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亦出否曰
孔子若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
有一朋友微諷文公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
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文公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辯又不曾作詩誇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
以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
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
無所以為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
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

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
得這道理却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
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
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竟見此道曰孤
令入意思不佳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文公曰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慊切處
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
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

甲寅年孫自脩見文公曰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

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文公笑曰只爲嘗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孫又曰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文公曰正爲如此又笑曰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

問龜山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出嗟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旣不能然人只是

遊令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京長子攸也云云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收拾招引非止一種諸般名色皆有及乎淵聖即位任在朝諸人盡攻蔡京且未暇顧國家利害朝廷若索性賤京過嶺也得一事了今日去幾官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日又移某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二箇蔡京這後面光景迫促了金人之來已不可過京有四子攸條條條條尚主曾以書諫其父徽宗怒令京行遣一家弄得不成模樣更不堪

說彼脩後被斬是時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斬
此數人嘗欲廢了欽宗故欽宗平日不平之故
也後來高宗初立猶未知辯別元祐熙豐之黨
故用汪伯彥黃潛善不成人才汪黃又小人中
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辯別
亦緣孟后居中力與高宗說得透了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三

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四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學術

文公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
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格物二字最好物猶事也須窮格事物之理到盡
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
凡自家身心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
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
體驗去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

格物二字聖人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

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
語無不是事無不有箇天理人欲逐一驗過雖
在靜處須驗箇敬肆敬是天理肆是人欲居處
便驗恭與不恭執事須驗敬與不敬有人專就
寂然不動上理會遇事則七顛八倒有人專就
事上理會於根本上全無功夫須是徹上徹下
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
以直內

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却須借他
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得道理知得他是

方是自己所得處要辨得他似是而非
以義理栽培用功夫之自能辨得

且窮實理今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之理不
務切己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須培植本根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問如三代以
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其樂
文公曰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
閑民其說甚多不會記錄大意似謂閑散是虛
樂不是實樂

文公曰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書曰

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
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
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今人只做得西
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
又曰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決
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行之於事所謂開
物成務之幾當如何文公曰此却在博文此事
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原頭三
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往來
伯恭自言少時多愛使性氣繞且使

意便躁怒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
更不復如此

博文的禮學問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
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
多則約禮底工夫愈密矣

文公嘗謂輔廣曰且自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
說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
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
若有疑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待去問若
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
心學也須會長

後人讀書多於無用處用工甚善日理會道理
亦有此病後得孝先生說今去經中求義其
後來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
也

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處前輩說話漸見實處
大抵中年以後爲事必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
所事不敢屑屑留精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
大事則無以待也

要於聖賢語上精加攷究從而分別輕重辯明是
非見得察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
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

之不及此皆精於義理之效

文公曰須是精攻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
乎此理則這邊自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
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有進處若如此
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進
進不已隨力量自當有到處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见得真味若讀之數
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一書則是於此一
卷書猶未得趣也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
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
日看此一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

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又自然洞貫方為浹洽
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
理會得時若撩東搭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
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日見李先生說理
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亦是真會經歷來便說得如
此分明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通則事於解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復事於思思只滯在此則
何時得脫然會通也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
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正經幾個字方是

又曰且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
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久之又只看正經
久之自有的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
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他底不用不用聖
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工夫不出

未須理會他經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初不
可忙虛心視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
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
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
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
矣

看文字須虛心玩理今且以小說明之有一人欲
學相氣色其師與一串五色絲令入暗中認之
云辯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也看聖人意旨
亦是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
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
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大抵學問須先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
主人翁惺惺否又自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
能如此

孟子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
得多後自然貫通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
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
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衰
其所有可以為賢為聖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
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
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

明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斂容亦為已也
讀書窮理亦為已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已
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着從這裏說起其實
若為已後自然着敬又曰學者只是不為已故
口問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
時多於義理雖生於閑事却熟

聖賢事迹一一可考而行若舍六經之外求所謂
玄妙之說則無之

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似身行底說出底便
是心存底

心人要說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

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要說許多

若是平時不會用力終是難從頭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為已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

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

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

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

間朋友或自謂通左傳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

壁却將左氏司馬遷之文鑽研推尋謂這箇是

成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于你身

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少

病痛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

是自欺

學字習須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一定是脫然

通解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病在文公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句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終日積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了萬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廢紙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文公曰池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

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為學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全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中的若只要中帖中梁少間却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百步外去若不曾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縱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是便了稍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稍成甚麼物事

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着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克己復禮其餘弟子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如冉求仲由當初他豈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他何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

學者如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弄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兵刑說賞罰只是這箇不是本領曾子臨終叮嚀說及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則常師之有惟是孔子都理會來到孟子是不說到這細碎

上答滕文公喪禮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吾嘗聞之矣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
庶人這二項便是大本太原

或問顏子如何克己復禮文公曰公且思量顏子
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會心
肯意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
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
病處須是見得些少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己
復禮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須學顏子
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文公曰學者要學得不

錯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甚手細只是他
才高自至那地位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
意思若顏子說說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
說方得

實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
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已是凡下了聖
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如舜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
吾聞諸老聃云這也學老聃方知這一事

學者言目下且看先生動容周旋必自檢先生所
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文公曰文義即是目下

所行底如何把文義別做一般看若不去理會
文義終日只管翫家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
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
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
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文公曰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
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
食不時不食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
口腹之人則多也食不正也食不時也食失飪
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非天理

有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
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
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重都盡方見真實
底今人不是不理會義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
着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
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
下如何看見子細

凡看文字須要人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
得他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他
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自家一身是天造地設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靜一動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踏地方可無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飭若見得道理世上許多閑物事初沒要緊要做甚麼

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文父曰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

忠信方能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

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拋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口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日進一日若不實却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得恁地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自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

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若識得頭上有源頭

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皆廣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然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汲汲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着身已都是要將閑言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已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

且如見說毋不敬便定定着毋不敬始得見說思
無邪便定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
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
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
便不是讀書又如說足容重須着重是天理合
下付與自家須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
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付與自家便當恭自
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自容端須着端是天
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端自家若不端便自壞
了天理口容止須着止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
便當止自家若不止便自壞了天理聲容靜須

着靜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靜若不靜便
自壞了天理以至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
莊皆然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
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
家雙眼不會教自家視非禮勿視非禮便不是
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會
教聽非禮才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
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言非禮
才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
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會教自家動非禮才動非
禮便不是天理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
造百間屋須要有百間屋基緣這須理本同甲
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

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
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
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
何這許多眼前底全不識如何做士人今世之
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
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
而膏次亦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
不若

如今人也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箇甚
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
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閑時也須思量着
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兩般天地交
付許多道理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
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
面裏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

林子淵問知止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文公曰知
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
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又須先
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智先

於仁勇而孔子先說智及之然後學問謹思明
辯力行不可闕一

蔡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才見得盡則所行無
不盡故程子云聖人無事於力行文公曰固是
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爲聖人也只說好問
默而識之好古敏而求之那曾說知了便了

楊通老問浩然之氣愛公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
數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句
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
若驀地問後待與說去也徒然康節先生人謂
其學於李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

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大凡
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文公語黃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
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
須是便改向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
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
家自點檢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
極不好

學者爲己底直是苦切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
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苦學者因甚恁
地若他只爲見這箇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

人喫鉢是緣自家肚飢定是要得喫又如做家
主要錢使他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
家這是爲甚如此這只是爲自家自身上事如
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可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都
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認得

學者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
文公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
家如今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
年半載是做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
在在應事也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衮是

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
人生有幾箇三五年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
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問張子謂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
在我者是如何文公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
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着力也
自做去如推一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了他便
滔滔自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者正謂
悅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

文公論人之爲學如今之兩下相似兩旣下後到

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才略晴被日頭略照又
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
枯縱有些小雨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
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
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
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
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
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慾起來又
間斷了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
若無存養盡說得明白成兩片亦不濟事况夫

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身分上
工夫莫在再歲月可惜也

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
自上面做下來自下做上者便是就事事旋旋
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是一理
自上面做下者便是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
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
本而推之達道也若做工夫者也須從大本上
面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
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
焉却云且靜坐葉味道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

以至日閉開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安安靜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文公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寂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

子善因言平日學問次第文公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道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事接物使自然無

似睡着相似只要與他喚醒來才且便無事矣子善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文公曰某也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然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來子善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復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去到今日只得遂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去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某退而思之不

知如何便得超詣文公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只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達道耳

本領上欠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底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在印板上面說相似却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動方有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問書當如何看文公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橫渠行狀述其言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憐憫如何

到行處分明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林中恭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文公曰潑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因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向有人見尹和靖云諸公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人也難做如堯舜方得是做箇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潛沉思讀書初勤敏着力子

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且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出只守着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事都無阻礙方可

功夫要趲期限要寬

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堯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文公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

學者問聖人十年功夫文公曰不須理會這箇且
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當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文公曰不要
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
有意思

虛心順理當守此四字

致知識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
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
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識意以
上功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國平天下地步
愈闊却須要照管得到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
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
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
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
敬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
只一理學者曰區區於文字間只見得異費下
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文公曰然只是就一處
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
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本
工夫耳

學者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獲

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
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
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
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申若真能盡
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

博學與近思莫相妨否文公曰博學是都要理

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
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格
物正心誠意脩身齊家便是次序亦着學豈可
道理會得一件其他不必理會然亦須理會一
件了又理會一件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學只要窮得這道

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天理自在天地間夫

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

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

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

聖人來說一過過且如易只是箇陰陽之理而

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只是發明
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且如書載堯舜
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此理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
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
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
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
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兩行得守得

文公謂杜叔高曰學道只兩行

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
其思之他是恐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悚然一念自覺其非便是
明之之端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
而已

文公曰一年離經辨志

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己那箇是為人
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
得合當如此做樂羣便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
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
與他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論得有

頭緒了取交是知賢者而取之此之謂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旬子云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而今學者但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故能強立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

問格物是為學始入道處當如何着力文公曰遇事接物之間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缺但隨事隨物皆一一去窮理自然分明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被天理勝則此退無

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剗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久須有勝處甚氣象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學者要親細務莫令心麓

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為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

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

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
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篤厚
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而崇禮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
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
開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
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
文公因論為學曰愈

天玉山講義

人愈謹確愈高明

後菴先生語錄類



